

雪域天路别样的春运故事

本报记者魏玉坤、王沛

2019年春运落幕。放眼整个中国的春运版图，有一处格外亮眼：它如同一条洁白的哈达，跨越世界屋脊，横贯生命禁区。在春运中，它不是最繁忙的，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青藏铁路。扎根在青藏线上的铁路人，经历着可能是最孤独、最艰苦抑或最幸福的春运。他们默默坚守，勇毅，执着，演奏出一部感人至深的春运交响。

有一种孤独，叫“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在这里，可以说我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53岁的王建康，是青藏铁路公安局西宁公安处哈尔盖派出所副车站警务区唯一的值班民警。

副车站警务区位于青海湖畔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平均海拔在3300米以上，每天只有7581/7582次西宁往返格尔木的两趟慢车经过。

“这个站小，我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接车、安检、身份比对……”军人出身的王建康，在接车时总会挺直腰板，两脚跟靠拢并齐，身体微向前倾。

每天这两辆列车停靠的4分钟，是王建康一天中见到人最多的时候。他盼着工作忙点，能多跟人说说话。

除夕当天，没有乘客上下车，他跟车上乘客互相拜了年，这是他收到的唯一一份面对面的新年问候。“最久的一次，我有三个星期没跟人聊过天，那時候甚至对着镜子，自己跟自己说话。”

巡护的路布满石渣，人行走时咯吱咯吱响，磨得脚疼。“脚上磨出水泡是常事，有时候，刚挑破水泡，第二天又在相同的位置长出来了。”

一个人巡护最怕发生意外。雨雪天巡护时，王建康格外小心，会随身携带着创可贴、速效救心丸等药品，偶尔摔倒了，咬着牙爬起来。

春运期间，王建康一直没回家。他嘴上说着“习惯了，不想家”，但眼角分明挂着泪水。为了不让人担心，王建康趁着空闲就给人串话，有时候一天通上三四次，但每次只说两三分，说多了，怕自己忍不住……

“再小的车站，也要有人去守。春运，是回家的路，守护好这条路，我感觉自己也跟着他们回家了”。这是一个人的春运，也是青海湖畔一份单纯



▲1月11日，于本蕃（前）跪在铁路上对铁轨进行复检。本报记者王沛摄

和执着的守望。

有一种坚守，叫“宁可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

“听到这声音，就能好好睡了。”

临近深夜12点，总有一辆从拉萨驶来的客车，在经过望昆车站时会发出长鸣声。望昆线路车间副主任于本蕃说，这鸣声已成了他和工友们的安眠曲。

春运期间，为确保列车行驶安全，于本蕃和工友每天都要趁着没有列车经过的“天窗点”，加紧作业。

“左边的弦绳位置不准，向后移动2根枕木。”顶着8级狂风，于本蕃喘动着乌黑发紫的嘴唇，喘着粗气吼着说。

于本蕃今年35岁，看上去却像40岁开外。他1米75的个头，身材微胖，脸色蜡黄，嘴唇发紫，

细细的眼睛在与风的对视中联合成缝。

冬天，列车驶过时挤压冻土路段，钢轨很容易变得不平整。为了让列车平稳运行，于本蕃和同事先用弦绳测量钢轨两侧高差。

“别看我们用的工具笨重，可干的是精细活，轨距误差要以毫米计。”没过多久，于本蕃的帽子上、睫毛上都挂了霜，浑身哆嗦，牙齿打战。

为抵御寒冷，于本蕃反复搓手。长时间的重复搓手，有时甚至把手套都搓裂了，手心都磨出了血。

为观测钢轨的水平高度是否达标，于本蕃每走50米就要弯下身子，趴在零下20摄氏度的钢轨上检查轨道。长年累月的高强度作业，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和脊椎病。

这里地处昆仑山脚下，与玉珠峰相望，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45%。于本蕃说，2006年刚上山时，他和同事曾试着用脸盆种蔬菜和绿植，但都活不过三天。

有一次，昆仑山车站附近突降暴雪，钢轨被积雪掩埋，车间全体人员连夜抢修，连续三天驻守现场，夜间气温低至零下10摄氏度，只能在车里抱着取暖；

有一年元旦当晚，车间接到应急抢险任务，此时菜刚上桌，大伙儿还没动筷子，就匆忙赶往现场，回来时已近晚上10点，没吃几口就去睡了。

在这儿工作有多苦？

“风里来，雨里去，雪里拼，只要还有口气，便战斗到底。”

那为何还要坚守？

“时间长了，对这里有感情了，不舍得离开。”如此拼命值得吗？

“没有值不值的，这里需要有人守护。”

这个回答极朴素，却震撼人心。在这个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地方，这群平均年龄35岁的汉子，坚守了十余载。

今年春节，于本蕃值班，这是他在山上度过的第8个春节。于本蕃说，阖家团圆的日子里自己老缺席，但妻子从未埋怨过。

除夕当天，一趟趟火车像往常一样穿越茫茫雪域，飞驰而过。最想家的时候，于本蕃就跑到车站外，看着家的方向。写字楼上摆着一家人的合照，枕边放着手机，想家了，就给家人电话和短信。

“今天和往常一样，雪打在脸上如刀割一样疼，但心里更着急。儿子明天要做阑尾炎手术，希望能顺利，我很想陪他。”

“有好一段时间没给你和孩子做饭饭了，不知

道儿子还喜不喜欢吃我做的菜了。”

“回去后，要带着你和儿子去西安玩几天，多拍几张照片。”

……

和妻子的短信都很短，但读起来又觉得很长。

寒来暑往，昆仑山岿然屹立，狂风依旧，雪花常飘，于本蕃那坚毅的脸庞，早已爬满了岁月的风霜。他为什么拿命去工作？热爱，也是尽责，“宁可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

春运是什么？对于这群养路工人而言，就像平常一样拼命去作业。

他们平凡吗？不，仅是在这儿坚守，就有着超越生命的意义。

有一种幸福，叫“穿上铁路制服，就觉得有了希望”

晚上8时30分，具有浓厚藏文化特色的Z6811次“唐古古道号”列车缓缓驶出西宁站，沿着青藏铁路，开往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

今年31岁的贡久曲珍是这趟列车的列车长，列车刚出发的这段时间，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这位旅客请您把包往里放放。”“需要补票的旅客请前往列车中部的9号车厢。”……贡久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几乎让人察觉不到这位笑容亲切的列车长是位来自西藏农村的藏族姑娘。

“初中毕业后，我就离家去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上学了。”一阵忙碌过后，贡久终于闲了下来。她笑着说，那个时候交通不是很方便，每次去学校都要走一个多星期，“在外读书的时候就盼着有条铁路能到家门口，这样我就能每个假期都回家了。”

2006年，看到青藏铁路通车的消息，贡久兴奋极了，“那时候想着毕业后就去青藏铁路，一是因为自己就是学铁路的，二是离家近。”当年毕业后，贡久如愿以偿穿上了铁路制服，成了青藏线上一名乘务员。

“我参加工作12年了，沿着铁路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因为铁路，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从原来那个腼腆羞涩的藏族小姑娘，到现在美丽干练的女列车长，这条铁路也改变

了她的命运。

贡久的家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色工村，村里的人世代以放牧为生。放羊、转场、卖羊，村民的生活走不出这个圈子。

“我要是一直呆在村子里，现在的生活应该就是带孩子和放羊了。”贡久笑着说，作为村里为数不多出来工作的女孩，她成了亲戚和邻里们羡慕的对象。“一回家就被问这间那，大城市是什么样的啊？”“汽车是不是像草原上的羊群一样多啊？”……在他们看来，外面的一切都是新奇的。”

2017年，贡久鼓励刚刚大学毕业的妹妹旦增央金也报考青藏铁路，希望她也能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从小就喜欢姐姐的铁路制服，每次她回家就会穿她的衣服，觉得又精神又好看，现在我也穿上了这身制服，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今年27岁的旦增羞涩地低下头，摸了摸自己的胸牌，露出了微笑。

现在，姐妹二人在同一个班组工作，是“唐古古道号”上唯一一对“姐妹花”。

“我俩想着工作几年好好攒点钱，在拉萨买一套大房子，让父母搬到拉萨去住。”谈到未来，姐妹二人都笑着，她们眼睛里发着光，好像幸福就在眼前。

火车汽笛在长鸣，悠悠地驶出站口。近25个小时过去了，列车到达终点站，等所有旅客下车之后，贡久和旦增也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了。“累不累啊？”贡久帮妹妹整了整额前的头发。“不累，就是有点饿了……”贡久刮了一下旦增的鼻子，姐妹俩一同笑出声来。

光滑的铁轨伸向远方，对于这对青藏线上的藏族姐妹花来说，这条铁路不仅承载着一份职业，更是通向未来的希望。

20世纪美国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如今，这条跨越昆仑山脉的铁路已平稳运营12年。奇迹背后，离不开王健康、于本蕃、贡久曲珍这样的普通铁路工作者的坚守与奉献。

从耗牛运输到火车飞驰，青藏铁路如一条巨龙蜿蜒在茫茫雪域，横跨江河、穿越群山，把神秘雪域与内地紧紧相连。这条天路是高原儿女的幸福之路，一头连着家乡与希望，一头连着远方与梦想，值得我们去守护。

春运是什么？这条天路的守卫者说：春运，就是守望幸福。

——带动周边城市，共建世界级城市群。

经济占四川经济总量1/3还多，人口约占四川1/5的成都，被称为“一城独秀”，但成都深深感到新时代城市群“万紫千红才是春”。

瞄准区域发展难点，按照四川省委提出的“一千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新战略，成都主动作为、率先探索，与全省20个市(州)主动对接，目前已与16个市(州)在产业合作等方面形成深度合作关系。

“企业的影响力在哪，成都的影响力就在哪”——不惧企业分流影响GDP，成都将自己的“明星企业”推介给兄弟城市。研发在成都、转化在市(州)，总部在成都、基地在市(州)等产业互动模式，正促成成都与周边地区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经济圈。

眉山与成都共建天府新区，达成高铁、成渝客专、成宜高铁等多条向东、向南大动脉将打通，成渝经济走廊大有可期……

——始终向国内外优秀城市学习，不断汲取前进变革的养分。

2300多年前，秦拜巴蜀，汲取咸阳建城规制筑成都城；清代，借鉴北京胡同，形成宽窄巷子的青砖黛瓦、四合院落……

始终在学习，不断求超越，今天，这场学习一直在继续：

自贸区建设方面，成都主动与上海、广东等国内自贸区和新加坡、迪拜等自贸港对标，高位增强国际投资贸易平台功能。

城市规划理念上，吸收包括北京、河北雄安新区等经验，因地制宜提出“中优”“蓝绿空间”等，借鉴北京中关村、上海长阳创谷等地产业升级理念，打造成都高新区产城融合新路径；

社区治理上，向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学习，借鉴新加坡等发达城市经验……

——拥抱世界，支撑国家开放大格局。不沿边不靠海，虽为偏塞之地，却塞而不闭……

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交汇点、面向亚欧大陆腹地最近的超大城市，成都正致力于在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发挥出联动东西、沟通内外核心枢纽作用。

截至目前，双流机场已开通国际航线114条，航线覆盖全球五大洲。2018年旅客吞吐量达5295.1万人次，成为内地第4个达到5000万吞吐量的机场；

全年国际铁路港实现集装箱吞吐量72.67万标箱；

南向“蓉欧+”东盟铁路联运班列实现“天天班”运行……

时空交替，一段新的征途已然出发：

——到2020年，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

——到2035年，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天府，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

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一大早阳光明媚，意味着好日子正在熠熠生辉。

新华社成都2月28日电

一座超大城市的转型和突围

校、运动场、邻里中心、养老设施等，以“15分钟”为半径，人人都能享受到优质公共配套……

提高发展质量，全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2018年，成都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万亿元、增长约8%，高于全国同期平均值，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3%和9%，新增人口74万人……

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说：“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坚定前行，成都都要成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先行者，勇于在跨越发展中实践，在创新中抓落实，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突围

过去10年，成都常住人口年均净增50万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城市人口规模。市民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城市管理的问题也集中显现。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

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的城市管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是城市工作的重点。

社区活，城市活。

成都市4000户以上的大社区达525个。“涉及社区治理的职能分散在40多个部门，犹如九龙治水，很多问题无法有效解决。”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强化党组织的领导作用，2017年，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成立，作为党委工作部门，由组织部部长兼任社治委主任，统筹各方资源，优化顶层设计。

一方面，社区治理做“加法”，发动社会力量，聚力破解品质服务层次不高、供给低效等问题；另一方面剥离街道招商引资职能，落实社区“减负”、精简事项、提高效率。

武侯区玉林东路社区，社区党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全面了解居民困难和需求，先后建成老年长寿食坊、微型理发室、四点半学堂等9个功能性服务室。社区党组织、党员认领服务项目117个，服务1200多人次。

很多居民感受到身边的变化：

社治委牵头建设、运营“天府市民云”，将涉及37个单位的147项服务集中在一起，为市民提供全方位“指尖式”服务，上线百日活动突破百万；改造党群服务中心800个，撤掉冷冰冰的柜台，一对一的开放式办事工位像咖啡馆一样温馨……

党组织动员群众、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能力大大提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发展治理模式正在悄然形成。

社治委，是成都市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因地制宜设置特色机构的创新实践，更是对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与社治委一起写入新一轮《成都市机构改革方案》的，还有新经济发展委员会。

鞋子依靠智能芯片，就能读取步幅、步频等数

据，识别出脚掌外翻等情况，以纠正跑姿；“不怕水”插座，突破传统插座不能涉水的“禁区”；不需要电视屏，墙壁天花板都能当幕布……

这个地处内陆西部的城市，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发起一场新经济“突围战”，厚植土壤，让最具潜力、活力的经济元素长成“参天大树”。

高新区，是成都未来的国家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国际化产业新区，其南部园区被确定为成都新经济活力区，经过摸底，这里具有新经济特征的8万家企业，被精准分成4类，进行梯度培育——

对种子期“雏鹰企业”提供孵化器、天使基金等服务，对高成长期“瞪羚企业”提供租金补贴等，对独角兽企业提供投资融资、资本整合等，对龙头企业提供配套资本、高端人才等……

就像一个个生态圈，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这里得到生机和活力。

2018年高新区新登记新经济企业1.1万户，增速达25%以上。培育独角兽企业3家，储备30余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和60家“瞪羚企业”，筛选培育520家“雏鹰企业”。

敢闯敢试，勇于探索——从世界上最早提花织机问世，到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再到1978年以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家企业为试点，拉开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改革创新，是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从古至今，绵延不息。

今天，“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愈发强劲：

西南交通大学率先对高校职务发明进行产权混改，这被称为科技界的“小岗村”改革，让四川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井喷”之势，近两年已有200多项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分割确权，24家高科技创业公司成立，超过之前6年总和。

2018年全市研发投入增长约12%，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15.8%，出台“民营经济25条”，新登记民营企业18.4万家……成都，坚持以改革创新引领城市未来，推动改革实践加快向改革红利转变。

共建

80岁一头白发的曾佩华，很喜欢到锦江绿道上的江滩公园跳舞。近来，她发现这里越来越美——皮划艇、电竞足球、文创市集……升级改造的公园更潮，更吸引人。

入驻公园的还有一大批创业者。43岁的杨茜身绑绳子爬上爬下，“光感攀岩”吸引人们观看试玩。这是她的作品，将运动、娱乐、科技等结合在一起，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动”感体验。

这里，是城市鲜活生动的质朴灵气，更是新发展理念生动的生动注脚。

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从以GDP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着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

2018年改造棚户区1区1.2万户、老旧院落327个、整治1918条背街小巷，建设160处“小游园·微绿地”，市民家门口焕新颜。开工建设196所中小学、幼儿园，优质教育资源不断下沉……

拥抱

汽笛鸣起，青白江国际铁路港内，一列载有本土品牌农产品的中欧班列(成都)缓缓驶出，半个月后，在荷兰、法国就能品尝到成都优质脐橙、红心柚了。

成都，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昔日“门泊东吴万里船”，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享有“扬一益二”之美誉。

如今，从成都出发的国际班列联通了境外24座城市和国内14座城市，让这个曾经的内陆腹地城市跻身中国新一轮开放的前沿行列。